

田雪雁○著

月光如锦，那是伴我成长的目光。在我心里，月光的另一个名字，叫温暖。她告诉我，心中有爱，就更靠近幸福。

仿佛月光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仿佛月光/田雪雁著.—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0.3
(青鸟文丛/周养俊主编)

ISBN 978-7-80680-825-2

I. 仿… II. 田…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36227号

青鸟文丛 仿佛月光

作 者 田雪雁
责任编辑 党晓绒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市商标印刷厂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32
字 数 194千
印 张 8.625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825-2
定 价 208.00元 (共8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14

目录

种葫芦.....	1
从春天开始.....	3
妈妈，别怕.....	4
灯笼草.....	5
寿面.....	7
秋收.....	9
暗夜.....	10
绿蝶.....	12
宝贝，我们说说话.....	15
芽.....	16
给他带个大头棒吧.....	17
下午三点的彩虹银座.....	19
裙裾飘舞的下午.....	20
思念的季节.....	21
家有酷女.....	22
一碗羊肉泡.....	24
采摘幸福.....	26
与装修有关的小幸福.....	27
家有酸夫.....	29
宴香不过饺子.....	31
你命里有颗富贵痣.....	32
感谢你敲诈我.....	33
又见炊烟.....	35
父亲和他的毛笔字.....	37
剪贴本里的父爱.....	38
童年印象里的暖.....	39
感谢母亲.....	40
绣花布鞋.....	43

一封家书.....	43
无语母爱.....	45
风筝.....	46
一缕牵挂春雨中.....	48
那块向阳的舞台.....	49
梨花树下.....	51
婆婆.....	52
三姐.....	54
嗨，大头.....	56
也曾当过兵.....	57
最后一本《中学生文萃》.....	59
又为夕阳红.....	60
我营销，我快乐.....	61
甜在心里的白菜粉丝炒肉.....	62
付出终有回报.....	64
温情的玫瑰天使.....	65
一天到晚送“福”的女孩.....	67
QQ上的月饼订单.....	69
凌晨三点献哈达.....	70
假日里的梁山“好汉”.....	71
岳诗梦的美丽梦想.....	72
“领头雁”王雁.....	73
药水泡过的女人.....	74
谁是你弟弟.....	76
来不及告别.....	80
ALLCOH的爱情心愿.....	84
流水十年.....	90
姗姗迟来的爱情.....	92
冬之怀想.....	93
轻轻地，月亮流泪了.....	94

多年以后那只苹果	96
窗外，是不是相思蔓的味道	97
天堂也有客满的时候	99
窗	100
燕落午后	101
拥你入怀	104
书，永远是好朋友	104
盼雪	105
比山更高的是什么	105
危机意识不可少	106
当你遇到挫折时	107
烟花香里的祝福	108
桂林三味	109
百年风华唐家园	111
秦岭深处	113
旅行	115
放飞视线	117
2002，我的庸常岁月	118
狗年初的温暖日记	120
2006，那些无可替代的温暖	121
父女两代人见证邮政的变化	122
一路的温情记忆	124
无形胜有形	126
文字背后的真情与诗意	128
仿佛月光（后记）	129

种葫芦

现在的天，已呈现出春的样子。路边，我注意到柳树复苏了，一根根细嫩的枝条上，绽开着茸茸的嫩叶。注视着那些鹅黄色的芽叶，我想到了我的露台，我的花园，眼里叠映出姹紫嫣红的景象。

想着种点东西。这个周末的下午，在等待一堆衣服从洗衣机里出来的一个多小时里，我坐在临窗的桌前，在网上搜罗适合庭院种植的花草。这样悠闲的姿势，令我十分惬意地想到了一树一树的花开，有梨花、桃花、杏花和苹果花，那是我小时候生活过的乡下小院。很让人惊奇或者喜欢的是，除了院落里张扬的开满鲜花的果树，那时候顺墙随便蹲一盛满土的果袋，细嫩的藤便会结出或黄或粉或紫的花瓣来，不久就会亲手采摘到青嫩青嫩的黄瓜、丝瓜或者葫芦了。愉快的记忆一直在延伸，那些留在记忆里的春天，香气扑鼻的感觉一直没有模糊和消失过。

种葫芦吧。这样的念头的产生，是从我前些天，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看见一卖葫芦的老头时起，就一直被他那堆雕刻精致的小葫芦给诱惑了。当时，卖葫芦的老头，他把摊就摆在小区附近的人行道上，阳光下的小葫芦光滑着皮肤露出灿烂的笑容，头挨头挤在一起的样子，像极了精致稚嫩的小娃娃。忍不住，我用手在那堆娃娃身上轻轻拂过，拥有一个葫芦，或者种一棵葫芦的念头愈加的浓了，最后挑了一个生肖葫芦买了回来。卖葫芦的老头不知道，他的小葫芦，成了我眼里这个春天一个美丽的开始。我要种葫芦。

接下来，就是找葫芦种子。依现在的条件，我们只能在一盆一盆的花草里，想象记忆中那一树一树的花开了。鼠标点出的，是一个露台的菜园。花盆里植物妖娆，空心菜、朝天椒、苋菜、丝瓜、青菜、小西红柿，青葱、蒜苗，每一种植物，都被主人养的鲜活可爱。有一个贴子，配了葫芦种植图，青嫩青嫩的葫芦，没有花的容颜，可它实实在在是一棵花草的果实。

回到种葫芦。网上有贴子说以前自己住过，出苗率不高。

显然，种子很关键。网页打开、关闭，关闭、打开，也许，上天让你回头望，让我在种葫芦这个问题上想到了那株叫做爱情的橡树。舒婷的《致橡树》，是在我手中的鼠标不经意的点击中跳出来的：我如果爱你——/绝不学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止象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止象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那时，在爱情橡树的种植问题上，我从未有

过任何的思考，骄傲固执的心还未能真正理解所谓爱情的真谛。当一棵歪脖柳树在长了十年轮之后，让我在阳光明媚的春天听到了这句话：我那时候真的太年轻……

省略掉的，大意是一棵柳树向一棵木棉致歉的话语。其实，无需抱怨，我，或者你，只是两株随意生长的植物，硬是要相依着站在一起，结果就像我当年亲手栽下柳树却期望得到爱情的橡树一样荒谬。

自然而然地，我又想到了种子和果实的关系，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树也好，一盆也罢，我想要的是葫芦，我现在就谨慎地挑选我的葫芦种子。

拿到这三粒葫芦种子时，我的露台花园里，仿佛已经是大小葫芦连蔓缀了。葫芦种子，是从散淡人生那里噌来的。

散淡人生是我的一个花友。他的名字，给人散慢淡定的感觉，其实不是。至少在与我见过为数不多的两次面里。第一次，是在他的办公室。当时拽了一个同样喜爱种植的朋友，循着花香，老远地就瞅见了接我电话的散淡，小麦样肤色的他，就站在那个飘着花香的楼道口。推开门，空气里有隐约的花香浮动，电脑主机上放着一盆长长的吊兰，挨着办公桌的窗台上的，有库拉索芦荟、有开了粉红色花的长寿、有长的怒气冲冲的仙人掌，还有几种叫不上名儿的花草，一盆一盆，像小小的花卉展台似的，绿叶新生，鲜花怒放。我极惊讶，一个大男人，把一个只是用来处理投诉的办公场所布置得如此丰富而美好，连来他这里或者打进电话带着怨气的人，心都仿佛染了香似的，说话，开始软软的飘了香气的。第二次，是在我们单位楼下的营业厅门前。带着从西安花友会上分享回来的花种子，散淡站在钻石样的阳光下，和他 QQ 空间里给人的感觉一样阳光稳健。打开他递过来的纸包，一粒一粒，安静地躺在被他折的有些皱巴的信纸上，葫芦种子结实而饱满。他说我托他带给花友们的灯笼花种子，一下车就被抢光了，我想要的葫芦种子他也抢到了三粒，看的出，花友分享会的快乐还在的。虽还是平常的日子，但因了这三粒葫芦种子，再平常的日子，也变得幸福无比。

“厝内一粒瓠，家风才会富”，这是在台湾的乡间流传的一句谚语，意思是说，在家里摆放一个葫芦，才会聚财、富有。在这样与春天有关的日子，我要种葫芦，听卖葫芦的老人说，葫芦还可以避邪，而且葫芦从外型上看是由两个球体组成，象征着和谐美满，寓意着夫妻互敬互爱。

我在我的花园里种下了这三粒结实而饱满的种子。除了当花草欣赏，这是我种葫芦的另一个理由。

（原载于 2009 年 4 月 9 日《陕西邮政报》）

从春天开始

住顶楼的好处，就是可以拥有好多东西。我就曾经在自家的露台上，栽了几棵葡萄树，夏天的时候，恬淡的气息丝丝浮动，满眼的葡萄藤起伏，蔓延着冲击到了窗前，像绿色的波浪，轻盈而欢快。

气温真的是开始回升了，我心中莫名地高兴着。同事的儿子今天结婚，小伙子眉目清秀，被幸福围绕着说“我愿意”的时候，整个人憨态可掬，他终于等到了他的春暖花开。从婚礼现场回来，那玫瑰沁人的花香，那铺满花瓣的红毯，那细碎真诚的祝福，仍让人觉得既温暖又感动。

所以，我喜欢暖暖的春天，尤其是吃完中午饭的那段时光，阳光灿烂的铺下来，我坐在春暖花开的窗前，嗅着迷人的花香，一边浇花，一边听他说话。那时候他生活在北方城市，其实我也生活在北方城市。只是这两个北方城市，不是同一概念上的北方城市。从地理位置来看，其实要相差好几千里。他所在的那个北方城市，现在还是零下十多度，而我所在的这个北方城市已经开始脱棉衣换单衣了。那一年刚过完春节，他来看我，就象现在这个季节，唯一不同的是，那年春节前后还能看到洁白的雪花。隔了那么久，我一直没有告诉他，当时他头顶落满雪花的镜头烙在我心底有多深。

他，其实是我的先生。是个性格温良的东北汉子，大学快毕业的那一年，我们相识、相恋。后来我们结婚，现在又由小房子换到了大房子。是套临街的房子，被朋友爱称为“复式楼”，其实是个两层带露台的顶楼。价格便宜，而且面积又恰恰符合我们当时想要三室两厅的想法。其实，当时的想法，就是想接老人一起来住，买个三室能宽绰点。装修好象也是个春天。那些日子总是很累很疲惫，老人不在跟前，一切全靠自己。为了省钱，我们自己去建材市场看木料、订地砖、选油漆，再到后来的订家俱、选窗帘的颜色。我当时的心，就像春天的花儿，在阳光下舒展着五彩的花瓣，疲惫中却又觉得自己开心得像是要浮起来。那些日子，我们灰头土脸，意见却是高度统一，相互体谅，相互依靠，心里总是憋着一股劲儿，挺过去，就真的好了。

情人节进入倒计时。街边到处都是商家打出的情人节促销活动通告。是的，春天已经到了，这是个浪漫的季节，也是播种的大好时机。去年在楼顶的露台花园里洒了些丝瓜籽、牵牛花籽，还有朋友送的灯笼草的种籽，露台花园里的花花草草，像赶赴一场花卉的盛宴，加上葡萄、紫藤和向日葵，满园春色关不住，姹紫嫣红一直从春天持续到了冬天。惹的有天一位业主跑上来，在我花园前欣赏良久，红着脸说能不能带些花香回去，说他媳妇也想弄个

花园，在来年春天的时候好种上。秋天的时候，特意给他留了些花种籽，真的，赠人花籽，手留余香呢。

只知道美好的情绪可以感染人，却不知道美好还可以通过赠送一粒花种籽这种方式传递给周围的人。原来，幸福可以如此简单。

一年之季在于春，大概说的就是这么个道理吧，只有在春天播下一粒希望的种子，才会有花香，才会有结果。工作中经常有人抱怨自己被人忽视，或者总是感叹自己一事无成。其实，谁都没有权利为了一次失败的经历放弃自己的快乐与新生活，颓废消极的情绪只会蹉跎自己的人生，就当是为自己绝无仅有的这次生命历程，不妨从春天开始，长不成人间第一香的牡丹，就做一棵会开花的草吧。

（原载于 2009 年 2 月 26 日《中国邮政报》）

妈妈，别怕

去娃娃艺术团，送女儿上舞蹈课。下午 2 点 40 分，她们乘坐楼下的公交车去。她把红舞鞋和练功服塞进舞蹈包，女儿这才磨磨蹭蹭离开画板开始穿外套，手里握着彩笔，意犹未尽。她扬起胳膊，巴掌带动气流，发出很响的忽忽声，看她脸黑着，女儿迅速转身，提了鞋子跑过去，坐在餐厅的拐角楼梯上，仰着老高老高的胖脚丫使劲往上套，嘴里咕嘟着：“妈呀，你能不能高兴点儿啊？我已经很乖了。”

是的，孩子已经很乖了，出门时，她抚了抚孩子的脸颊。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或许是她生命里最开心的时候。那天，她三跑两颠地跑到单位，想着是该换宣传展板了，因为每月都要更新一次。跑到办公室的刹那，她有瞬间的恐慌。明明是同事坐在靠窗的位置，哗啦啦地翻看着报纸，饶有趣味地说着当天的新闻趣事，可她眼前看到的却是灰蒙蒙的阴影。

是职业性长时间阅读引起晶体损伤导致的白内障。她知道，视力在逐渐下降，看东西模糊早在半年前就开始了，只是她忙着赚钱，一直没有重视。一般白内障的症状是视力逐渐下降，最后失明……是个年轻的女大夫，坐在她的对面，叙述检查结果，脸上挂着清冷的表情。

那时，她视力还好，但并不影响生活。只是，没有被离婚打败的她，却在眼疾面前输的一塌糊涂。健康，也许是唯一能够给她和女儿带来生活保障的支柱吧。她崩溃，她绝望，任女儿旋转的舞姿，像花儿艳艳地兀自开放着，她精神恍惚，丢三拉四。患眼疾的那段时间里，她变得像个受伤的刺猬，拒绝参加任何聚会，闲时窝在家里，听低沉的曲调，喝苦味的咖啡，和自己做一些不切合实际的较劲。

失明，失明，脑海里无数次闪过这将要带给她疼痛的两个字。

四岁的女儿倒像是一夜间长大。童年，更应该似一束灿烂的花朵。自从患了眼疾，她就没有注意过眼前的这朵花儿，或者，根本就没有心思去注意春天里，还有哪些花儿在开放吧。而女儿，却没有因为她而变得郁郁寡欢，相反，每晚做完作业，就过来趴在她的床前，用小手指引导她做晶体操，用纱布蘸菊花水给她热敷。有时，还帮她捏捏胳膊，捶捶腿，而孩子的笑，时常被淹没在她轻微的叹息里。

那一天，她做白内障现代显微囊外手术。洁白的病房里，像大多数时候一样，只有她和她的女儿。女儿牵她的手，掌心里的温度，足以融化掉她内心所有的不安。像以往陪她做晶体操一样，女儿趴在床边，握了握她的手说：“加油！妈妈，别怕。”多动听的话语啊。那是她听过的世界上最动听的语言。

术后，她的视力恢复效果非常好。

此刻，她就紧挨着我，坐在舞蹈室旁边的坐椅上。她女儿和我女儿都在旁边的教室里，跟一个叫司司的女老师学中国舞，舒展的舞姿，像许多花儿开放。孩子，大都是同年的，每次来上舞蹈课，我们这些妈妈们，都会默契优雅地坐在一起，用聊天的方式一点一点融化掉等待孩子们下课的时间。她说，孩子就是春天的花朵，娇嫩却知冷知热呢。而她那时候却固执地认为，小不点儿就是小不点儿，怎么可以体会作母亲的辛苦呢？

我们聊着健康饮食，突然她就把话题扯到了自己身上。我其实很想说你的眼疾算不了什么，人生有许多的坎儿要迈。它们，在我们的周围随时存在着，根本用不着因此而影响彼，整天停在自设的陷阱里固步自封，对自己，对亲人，都是不公平的。

窗外，有绿意在蔓延。我想，不用我提醒，明天，她肯定会注意到窗外的柳树发芽了。

（原载于 2009 年 3 月 26 日《陕西邮政报》）

灯笼草

下午，一场雷阵雨，让燥热的空气一下子就变得凉快了起来。

我花园里的花儿们，都舒展了腰身，发出一些氤氲的花香。攀着向日葵随风摇摆的，那是灯笼草。这灯笼草和我童年时在乡下路边看到的一种绿色植物有些类似，但，它们绝对是两种不同的植物。她曾经告诉我，灯笼草会挂好多灯笼，一串一串的，你肯定会喜欢。现在，灯笼草上那些泛着新绿的灯笼，在风的作用下，跳起了舞，被花枝牵扯着，一颤一颤，可爱极了。

掀开露台玻璃门，满园淡淡的花香一直延伸，然后继续延伸，一直到了我房间的每个角落。灯笼草如伸长了脖子的孩子，往向日葵上攀爬。理了理灯笼草有些零乱的新枝，想起了几天前做的一个梦。梦里，依稀可见地震过后的残破痕迹，她在四面满是裂缝的邮政所里做采访，我喊她，她却不理我。第二天，就收到了她的信。是两粒黑黑的，中间有个白色桃心的花种籽，她把它们用信纸精心包好，再用两个细小的钉书针封口，藏在一个长方形的信封里，然后从南方的一个城市寄了过来。

在她给我寄花种籽之前，我在小城里住很小的房子，没养过花，却经常逛花市，免费享受那里的鸟语和花香。花市去的多了，摆在别处的盆栽，越发膨胀了我对花和美的向往，然而再美，那美，也是别人的。于是就想着有了大房子之后，一定要有一个花园，一个可以用来想象春天，以及开满了美丽摇曳的花朵的花园。

拿到钥匙的第一天，和老公站在新居的露台上，他说，就在这里，有两个你一直想要的花园。当时，有微风轻轻从露台穿过，仿佛带来了一股花香。我所有的想象，就停留在了那天正午时分的露台上。很多年前，我儿时的那些伙伴曾围着我，对我说你爸真好。彼此，他的手，和记忆里父亲的手一样温热，让我感动。

花园，于我，就是空气里满是花香，生活里充满了浪漫。而幸福，其实就是柴米油盐生活里简单的一缕花香、一个眼神，一句问候。谁说不是呢？

春天的时候，南、北两个花园落成了，一个“S”形，一个“心”形。天蓝色的文化砖，往砌好的红砖墙上一贴，漂亮极了。我总是想起那天他说的话：这里，有两个你一直想要的花园……虽然光秃秃的露台当时寸草未生，却让我想到了春天，还有美丽摇曳的花朵。这么想的时候，人常常会忘记什么是忧和愁。或者，快乐就是这样，在恰当的时候，从平凡普通的日子里，突然跳出来，让人想象，让人怀念。

葡萄、紫藤、海棠、月季、牡丹和大把的玫瑰被我统统搬了来，花园真的开始有了想象中的姹紫嫣红。后来，是她，她把自己养的花枝乱颤的天竺葵、灯笼草，拍成精美的照片，放在了我经常去逛的她的博客上，真的，很美，很惹眼，当时看的时候，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那个叫灯笼草的植物。居然跟人来疯似的，在一群读者后面留了言：你，定要给我留种籽，记得给我留……

只一句留言，她就当回事了。先是寄了两粒，此后，听我说邻居也想要时，她就又寄了一次。她在电话里笑，说分些给你的邻居……我当时一愣，很快就明白了，那是一种我熟知了的笑声和认真。在那些饱满的灯笼花种籽上，我看见了她用心的符号深深镌刻的两个字：友情。忽然想起，那个大雨倾盆的夜，电话“嘀”的一声，我拿起一看，是她发的短信，问我

睡没。正百无聊赖，就拨了过去，一个俩人都感兴趣的话题，一说就是大半夜，嘻嘻哈哈中完全忘了窗外的世界；那时，我是遥远的，却是离她最近的，她陷在一种情绪里不能自拔，我就以一种她需要的姿势坐在对面，适时说些没有咸淡的话语，直到拨云见日……偶尔看到灯笼草的花语，喜欢此花的人是崇尚自然的人，不喜欢矫揉造作，幸福由对他人的宽大而生。

想想，没错。

我园子里的灯笼草，一朵朵，盛开了。浇水、除草，然后，每天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她。与其说是我热爱灯笼草，倒不如说是我喜欢那一直隔着文字偶尔能够相遇的笑脸，以及淡淡的透着花香的情谊，以一种具体的灯笼草的芬芳，出现在我的生活当中。灯笼草，它成了生活在我身边的一种植物。现在，一些细碎朴素的小白花，就盛开在我的花园里，飘着淡淡的香味。据说和她家花盆里的一模一样，而那灯笼草上，已挂了好些绿灯笼，有她说的乒乓球那么大，也许将来，还会结粒粒饱满的有着白色桃心的黑籽吧。

淡淡的花香里，她的面孔和灯笼草一起在我眼前晃动起来。她是谁？如同我儿时的伙伴，现在，我叫她朋友。

原载于 2008 年 7 月 17 日《陕西邮政报》

寿面

那天的雪下的特别大，落在地上，像铺了一地白色的毯，踩在脚底下总咯吱咯吱响。

大年三十是他的生日。其实，从吃腊八粥那天开始，他就孩子样天天掰了手指，数离过年的天数。那天清晨，整整一个腊月都没闲的母亲和往常一样，早早起来收拾完满院子的雪，开始给他擀面条。她舀了两个多半碗的面粉和成团，倒在案板上揉，揉至手感光滑色发亮，开始用擀面杖擀，切条，扔进锅里，两滚捞出，洒了细小的葱花，一碗冒着香喷喷热气的长寿面就做成了。

吃完长寿面，他哼着小曲，热乎乎地上路了。

他要去的，是八里外镇上的小邮电所。一路上，除了身上斜挎的邮包，再就是身下这辆绿色的二八自行车了，他管它叫驴。一年中绝大多数时间，他和这驴一样，驮了几十公斤重的邮件，在山路上马不停蹄地跑。

这个时候，雪停了。村里沉寂安静，没有了腊月里办年货的热闹，家家户户贴好了对联，开始期待傍晚四面八方升起迎接新年的鞭炮声。他还没有走出村子，这种安静便被猴子一样的孩子给打破了。一会“啪”一声，一会“啪”一声，是那种便宜的几毛钱一盒的小炮，他知道，那叫响雷，还有一种叫地老鼠。捏住一端，往地上使劲一摔，就“啪”一声。他小时候

玩过，专门瞅有人从身边经过的时候，朝人家脚后跟扔一个，然后悄悄躲起来听响声，一声“啪”，紧接着是人家并不带怨的一声“这小破孩儿”。风中，他踮起脚尖，看那人走远，然后晃着脑袋，嘿嘿笑。因为这，让他觉得这过年还有点意思。

农村的土路，晴天时尘土飞扬，雪天时，动不动就会上演一出人仰马翻的短剧。现在，这驴，驮着他，就有点不听使唤地跑在这危机四伏的土路上。

那是令人震撼的一幕。就在他的驴突然一下子将他摔出去好远，他滚到了路坎下的雪地里还没回过神时，他发现了那个纸箱。由于纸箱紧贴着路坎，也只有从他摔下来的这个角度才能看到。风平浪静的雪地里，他看到那纸箱隐隐地有一丝晃动，看那动静，估计是……他慢慢靠近纸箱。

天啦！他惊呆了。根本不是他想象中的小猫或者小狗。是一个碎花被包裹着的，脸冻得发紫的女婴。身上裹着的小被蹬开了，露出两只还在与命运抗争的小脚丫。四周，除了几个零乱脚印外，什么也没有。

作孽呀。晚上送完邮件回来，母亲还在说着这三个字。他早上抱女婴回来，当母亲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时，她嘴上直呼作孽呀，手却以最快的速度将孩子接了过去。

除夕夜，小丫头欢实地的哭声，回荡在屋子的每一个角落。慈眉善目的母亲端了小碗，坐在炕上喂小丫头。她将早上没下完的面条，放在锅里连煮带炖，做成了烂烂乎乎的面糊糊。跑了一天邮路，他眼前总是那两只小脚丫，晃来晃去。坐在炕沿上，他突然有些心酸，就对母亲说，咱今后叫她丫丫吧。

丫丫就丫丫吧，命是你捡回来的，我看今后就连生日也和你一起过……

吃完年夜饭，母亲认真地跟他说：以后啊，丫丫我带，你也老大不小该张罗着找个媳妇了。

整个正月，他家热闹非凡。与其说是拜年，不如说是看丫丫。

丫丫躺在土炕上，一群脑袋围上来，仔细端详。这个说像张三，那个说像李四，那群脑袋里，不知谁说了句：仔细看还真有点像得喜。得喜是他的名字。

母亲坐在炕沿上，看了看丫丫，没心没肺地说，不是一家人咋能进一家门呢么。那群脑袋只管挤在一起嘿嘿嘿地笑，笑得狡黠诡异。

后来得喜有个私生女丫丫的消息就被传得沸沸扬扬。

在过年喜庆的鞭炮声里，奶奶第一次给我讲这个故事。奶奶说她当年也糊涂，爹得喜也倔，硬是没娶，还说不要让我知道这些……听到这里，我哭，奶奶也跟着抹眼泪。抽泣让她更显苍老。

得喜正孩子样斜躺在炕上，歪着脑袋看我用写小说挣的稿费给他封的红包。半年前的一次车祸，他成了哑巴。

十八年了，我第一次下厨，给奶奶和得喜做寿面。吃面条的时候，我郑重其事地对得喜说：爹，我喂你吧。（1500字）

（原载2008年2月18日《中国邮政报》）

秋收

柿子熟了，挂在枝头，像极了灯笼，满山遍野的红。

幸福村的老王，正挽了袖子，在他承包了多年的柿园里劳作——摘柿子。县邮政储蓄所的老房，一听老王今天摘柿子，他就相跟着来到了山上，心中布满了阳光。天空一直晴朗着，永远的秋高气爽，阳光好的不得了。

山下的幸福村，最阔气的那户，就是老房定期要走访的，老王的家。

老王家的情况，老房了如指掌。老王那瘦削可怜的女人，两年前就脸色苍白着走了。他唯一的女儿，去年大学毕业，留在了省城工作。他为人乐观，不去省城，也不给女儿添负担，自己承包了几亩果园，每年有一笔数目可观的果品收入，走到哪里，腰板都挺得直直的。

刚进柿园，有人迎面走来。

是一个小伙儿。西装笔挺着，戴一眼镜，文质彬彬的。老房稍稍一愣，随即笑了，眼睛眯成一道缝，算是打了招呼。微笑，让老房看起来永远的那么和善，跟认识的不认识的，他都那样，微笑。

老王小心翼翼地，正把一兜子柿子往筐里码，看他大步流星进来，乐了，说：这老哥，不在单位好好上班，跑山上看景来了？

老房不接老王的话，笑着赞：城里的亲戚吧？那派头，一看就知道是当官的。

咱祖辈都是靠山吃山，能有这光荣亲戚？老王隔着一棵树，扔了一根烟过来，他说：是信用社跑存款的，好话说了一大堆，净担搁我干活了。

平时到老王家里，老房什么活都抢着干。这摘柿子的活，也不例外。他眉开眼笑着，挽了袖子，摘了两个，放回筐里，这才用他沙沙的嗓子，扯长了声音，说：闲着——没事，帮你卸柿子呗。

高处的柿子，要竹竿够，才能下来。老房找到竹竿，不由蹦出一句：跳起来摘桃子。老王问他：说啥？他说：经常给所里年轻人讲，要跳起来，摘桃子。老王先是一愣，而后嘿嘿笑起来，说：那是那是，试想一下，你不跳起来，桃子会自动找你？

和信用社小伙的相逢，纯属意外。老房并没有想果品款会花落谁家，只是一门心思帮老王摘柿子。他握着竹竿，对准枝头，一拨一拧，那些红通通，灯笼一样的柿子，就乖乖地落进他预先绑好的布兜子里。身边的筐，陆续满了。

柿子摘下来，装筐后还要往地头运，老房就学着老王的样子，用扁担往外挑。扁担颤着颤着，就到了地头，有那么一下，就一刹那，他迅速将头偏移，总之他受了点轻伤，枝头擦伤了他的额头。

老王吓呆了，心被猛烈地撞击了一下，说：歇会儿吧，只顾干活了，连口柿子都没吃。老王自责着，打算给老房找个可以吃的柿子。身边的筐，他挨个往过摸，终于，他摸到了一个软的并递给老房，说：吃吧，很甜的。

俩人在地头找了个地方，坐下来闲聊。柿子在老房的手心里捂着，热乎乎的。老王说起村里的事，家长里短，热闹极了。村主任要给儿子娶媳妇，征地款要发放了……也就是这些看似与老房无关的热闹，他却听的极其仔细，听完村里的事，老房就把话题引到了柿子上。他说：今年这柿子呀，个头儿大，能卖个好价钱。

是啊，果子卖了，还和去年一样，继续存你那里。春天的时候你给张罗着送化肥，秋天的时候帮着卸柿子，可没少帮我……就是铁石心肠，都被你给融化掉了。

从老王处收回视线，老房变得异常兴奋，他瞅了瞅手心里的柿子，一口就吞掉了大半个。空气里，顿时浸满了柿子的味道，香甜香甜的。

隔些日，老王真得怀揣了厚厚一沓子果品款，到县邮政储蓄所找老房存。这回轮到老房感动了。

（原载 2007 年 11 月 22 日《陕西邮政报》）

暗夜

小县城的夜，灯火朦胧着如期而至。

准备离开办公室时凤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老公光打来的。他说凤，晚饭不用等了。

光说晚饭不用等了，意味着凤如果早早回去，等她的就是黑漆漆的空房子。送走了最后一个孩子，回到教室，凤无奈地发现，她的世界里，除了自己，就只剩下角落里那架老式钢琴了。

这样凤开始坐下来弹钢琴。她是这个幼儿园的音乐老师。琴声悠扬，像她久藏在心底的声声呼唤，拼命伸长那些与光有关的爱恋。晚饭后，老公光都要很模范地陪着凤减肥。说

到减肥，其实只是个幌子，是凤借着减肥，享受有光陪着散步的时光，也就是绕着护城河走一走，顺便聊聊彼此圈子的事。走累了，护城河边上的石头，俩人随便挑一块用来当凳子。光一坐下，凤就贴着坐上去，俩人肩并肩，灯光下相依的剪影，用“甜蜜”两个字来形容，恰到好处。用这种方式来减肥，欣赏护城河的夜景，凤像着了魔，上了瘾。

现实是，光今年太忙了，那些让凤窃喜的以减肥为幌子的休闲时光都成了往事。那天晚饭后，光说凤，你瘦了，以后就不要天天减肥了。他说我晚上还要工作。凤理解他说这话的真正含义。因为不久前，光刚由办公室秘书提升为市场部主任。干了五年多办公室秘书，能成为市场部主任，那也是光人生当中一大进步。凤想了想，说，好。

既然都答应了，凤自然不再去问光的事情。真的大多数时候，凤听着 MP3，睡着了。一觉醒来，看到光躺的位置还是空的。偶尔也有光在的时候，但都是很疲惫的样子。有时，凤脸粉粉地贴上去，要光彻底地给她，可光总是用长长的臂拥了凤说，明年，明年你给咱生个大胖小子。被拒绝，凤仍脸粉粉地，不生气，也不说我想要，只是伸出细长的手指，在光的手心里划圈，三个圈接三个圈地划。光这时嘴里含糊着，等忙完了这阵，明年，就明年……然后沉沉睡去。

光的晚归，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由于是年底，邮局上下都在抓报刊收订和贺卡专项营销活动，身为一个县局的市场部主任，光自然也不例外。他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像被抽了鞭子的陀螺。幼儿园里，老师们也开始忙着给孩子们填写成长册了。天天和孩子打交道，凤做梦都想有个孩子，在幼儿园，虽说有几十张小嘴每天都甜甜地喊她妈咪，可没有一个是真正属于她的，一到天黑，都被接走了。她骨子里萌发的母性，只好一忍再忍。可光都说了要等明年，凤心想，再坚持些日子，很快就到明年了。

凤总想起那会儿，光千里迢迢，循着凤的影迹，从遥远的北国踏雪而至。站在凤窗外的路灯下，光披一身雪，那样的高大，那样的教人刻骨铭心。其实，随着光晚归次数的增多，凤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怨和恨，以至于她开始胡乱猜测：那么刻骨铭心的爱，光会不会是不想要了？

一曲下来，凤开始有些哀伤。

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同事小娟好心地说凤，不止一次看见你们家光和一个女的同时出现在后井村。整个下午，同事小娟的话就像迟迟不肯散去的乌云，在头顶上盘旋。

幼儿园里空荡荡的，和凤的心一样。她的钢琴弹的断断续续，有些像忧愁不着调的诉说。突然凤再一次接到了一个电话，她的心几乎要蹦出来，电话是光的同事打来的。光的同事说，光在单位说着话就昏倒了。

凤赶到医院，光的同事都在。他们说，为了攻克贺卡业务发展重点对象后井村，整整一个星期，光带着新招来的业务员小琪几乎泡在那里，白天宣传业务、取材，晚上还马不停蹄赶回单位搞策划和设计。今天成功签下了后井村以“宣传农村村容村貌”为主题的贺卡制作业务协议。光的同事竖了拇指说光是好样的，他为全县邮政服务“三农”和贺卡业务开发立了功。晚上，他披了大红花，在全局职工大会上介绍经验，没想到……

医生说光没事，休息两天就好了。

凤看看窗外，世界漆黑深邃。彼此尊重，彼此信任，和光六年的婚姻，是温暖而充实的。

猜疑是婚姻的肿瘤。暗夜难渡，可凤始终坚信光是爱她的。正是这份对爱的信念，让她放弃了跟踪光行踪的决心。

光坐在病床上，像一名凯旋的将军。凤的眼睛模糊了。她看着光，欲言又止。

光的同事走后，病房里一片寂静，凤走过去，两手亲抚光苍白的面颊，除了面色差，光还是以前的光，一样的眉眼，一样的俊朗，一样的温情和迷人，再一次教凤刻骨铭心。

（原载于 2008 年 1 月 10 日《陕西邮政报》）

绿蝶

时光飞逝如白驹过隙。磊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正坐在他的对面，用倾听和注视，一点点剥离它们淹没在情节里的纠缠。

关于爷爷的故事我知道的并不多，我们一家三代，祖祖辈辈都是乡邮，但愿儿子以后不是，磊说话时候的眉毛紧锁着，目光却一动不动地盯在眼前一块固定的地方，而且换了一种比较轻俏的语气说话。

爷爷干了一辈子乡邮，奶奶去得早，他既当爹又当娘地拉扯大了爸爸这个唯一的儿子，并发誓不让爸爸干这等差使。可后来他还是改变了初衷。

秋深了，四下是彻底的黑，衬得满天的星星清亮清亮的。送报纸的爷爷还没有回来。

大家习以为常地知道，他又要回来晚了。可他却一直都没有回来。他是在送完报纸回家的途中，掉进了一条深沟里，被人发现抬回家时已面目全非，惨不忍睹。一股寒气随着失魂落魄的爸爸闯进家的时候，可怕的死亡气息已笼罩在我家的上空，我一动也不敢动地看着爷爷，他微凸的双目中隐隐迷离着一丝近乎绝望的希望，这希望，让人感到一种压抑，一种痛苦的内心矛盾或一丝无可奈何的迷茫……